

我在台灣的日式小屋

一個美國人在台灣的雜感之四

【白志昂】

在「有些」方面來說，我們這些為了學中國話和研究中國文學而到台灣來的美國人，跟一般住在台灣其他的美國人有一點兒不同：譬如說，我們這些新「中國通」大多數喜歡租一個有「亞洲味道」的房子，不大喜歡那些嶄新的洋房公寓，所以我們對那些舊式的日本房子特別有興趣。五年前我為了要繼續學習中文，就再度來台灣，進入國立台灣大學的美國各大學中國語文聯合研究所（所謂的史丹福大學中心）去深造，我那時也是對那些很有「亞洲味道」的房子感到十分有興趣。

到我找房子的時候，因為在學校還沒有交到新朋友，所以我只好單獨一個人去租房子。我那時老是想著要租一間日式的房子。可是我的獎學金並不多，所以費了兩天的時間，才在和平東路的一條小弄找到了一間小小而破舊的日式房子。那兒的環境不太喧鬧，對我這讀書人頗適合。那個小房子有兩間臥房，一個小客廳，一個飯廳，房子面有半透明白紙的日式拉門，天花板是用深咖啡色的木條做的，屋內十分通風，整個房子的建築和分隔跟美國房子完全不一樣，使人有舒服感。總而言之，按照我這個外國學生的看法，這個小房子很有「味道」，雖然租金高一點，我覺得還是值得租。不過，到我跟我那位新僱來的傭人搬進去「新」房子的第一個禮拜，我就發現到我的房子是多麼的「有味道」了！

讓我從頭說起來吧！「搬家」那天正是黃昏時候，當汪太太（我的傭人）跟我把那久經風雨的老紅門上的鎖弄開後，我彷彿看到一個小黑影在前園蓬亂的花草叢中一溜煙地跑掉了。我漠然地對汪太太說：「那是隻小貓吧！」

可是汪太太搖搖頭說：「那？！牠是老鼠呀！」

哎呀！怎麼會是老鼠呢？真糟糕！我這個美國人跟本連一隻老鼠也沒有見過，難道這次在台灣我要跟這些可怕的小鬼做朋友嗎？這顧慮使我有點兒害怕，在還沒有走進那黑暗的房子前，我停下來再問汪太太：「汪太太，面會不會有老鼠？」

她說：「大概不會吧！」

我還懷疑地再問她：「汪太太，老鼠會不會咬人的？」

她說：「老鼠平常是不會咬人的。可是如果你把牠窮追到無路可走時，那就說不定了。好了，白先生，我們進去吧！」

這時我才想到當我第一次在白天跟房東來看房子時，我並沒有注意到電燈的開關在那兒。而且，我還記得房東說過這房子沒有租出巴有八九個月了，現在我真怕這塵封已久的老房子在這八九個月內已變成一些無家可歸的老鼠的「救濟院」呢。雖然我並不想給我新傭人知道我膽子小，可是我更不願意盲目地走進這一線燈光都沒有的客廳去，說不定會無意踏著一條大老鼠尾巴，給牠咬了一口而患上了鼠疫病，我是不希望這麼年青就這樣子無辜死掉。可怕極了！

「汪太太，請，妳先吧！請！請！」

她馬上回答：「啊！白先生！不敢當！還是你先吧！反正我不曉得電燈開關在那裡。沒關係吧，不會有老鼠的！我等你開了燈才進去好了！」

我這個人有一個很使人討厭的壞習慣，就是每當我有點兒恐懼或焦急時，我就很容易發出癡笑。在這時，我跟汪太太還是沒有走進屋內，大家都笑起來，我就跟汪太太半開玩笑地說：「好了，好了，汪太太，我相信大概？面沒有老鼠，我知道我應該乾脆地走進去。不過，汪太太，妳瞧，房子？一片漆黑，要是？面有鬼的話，那我怎麼辦？」

「哎呀！白先生，請你千萬不要提到鬼啊，嚇死我了。」汪太太邊說邊退後幾步，更不願意先進去。

我們是非進屋子去不可的。我已在南昌街買了家具，他們快要送來了，如果他們送家具來時看到我跟傭人站在小前園辯論著誰該先進屋內，那我是多麼的丟臉呢！所以我一面笑，一面用我最大的努力來跟汪太太說：「汪太太，我想還是妳先進去好！妳想想，我是怕老鼠而妳是怕鬼，可是房子？面有老鼠的可能性比有鬼的可能性高得多，在這二十世紀的世界，誰會相信有鬼呢。妳先進去是比較合邏輯一點！」

我們又大笑起來。汪太太笑著回答說：「那不成！你們外國人最喜歡拿起你們外國人的『邏輯』來跟我們中國人辯論，使我們腦子混亂起來，是不是？我告訴你，白先生，老鼠沒有什麼可怕，可是鬼……。哎呀……。我不願意再談『鬼』這問題了，特別是現在天這麼黑！你是主人，你應該進去開燈的！」

我無話可說，只好壯著膽子走進屋，摸索了半天才找到了電燈開關，把燈開了後也找不到老鼠，就喊汪太太進來：「好了，妳進來吧！這兒沒有鬼，連鬼的影子也沒有！」

汪太太跟我一同探索這間「新」房子。在廚房旁邊有一個小房間，我把頭伸進去正想測量一下這小房間可不可以給汪太太用來作臥房時，突然有一團軟綿綿有毛有爪的小東西拍的一聲墜到我的頸肩上來，我立刻大聲呼救：「老鼠……。哎呀……。老鼠，快，快，把牠趕走啊？」

汪太太這時笑得腰都彎起來，用手揩揩眼旁的淚水說：「不是老鼠，白先生，是一隻小貓，牠還沒有開眼睛呢！」

我們舉頭一望，在房間的樑上，正有一隻母貓瞧著我們，牠旁邊還有兩隻小貓呢！」

「你不怕貓吧，白先生？」汪太太問。

「不怕，不過最好是不要牠們跟我一起住，最好是請妳把牠們請走，搬到別的地方吧！」

後來家具來了，我把客廳、飯廳和臥房的家具都佈置好了後，已是晚上一點多鐘了。我覺得台灣的家具十分便宜，有些還造得不錯，尤其是那些藤椅子，又舒服又好看。我躺在床上，很快就睡著了。第二天下課後，我從台大經新生南路回家時，心十分興奮，笑吟吟地一面走路一面哼著我自譜的歌：「我有一間小房子，最有味道的小房子，誰都沒有這麼好的日式房子……」

其實，這種太得意的感覺總是會很快地消失的。我這種樂極忘形的快樂也不過是「暴風雨前的表面平靜」，是暫時性而已！

我一走進那紅門，汪太太從廚房窗戶處打招呼：「白先生，回家了。」

她不等到我給她回答就繼續說：「這間房子真糟糕，廚房的食櫥潮漲到開不開，水溝又不大通水，熱水爐也壞掉了。還有呀，我的臥房跳蚤在晚上把我的小腿咬得紅斑斑，還有……啊，白先生，你又去那兒？」

汪太太還沒有說完我就一口氣跑到房東的家，希望找他幫忙。可是他還沒有下班，我只好告訴房東太太我的「家」的毛病，希望她能叫她先生早點兒來修理修理。那天天氣特別熱，跑來跑去使我熱得汗流浹背，衣服全都溼透了。我告訴汪太太，吃飯前我一定要洗個澡。她說：「白先生，熱水爐壞掉了！」

「沒關係！反正天氣這麼熱，我用冷水好了！」

當我脫下了身上濕的衣服，打開洗澡盆的水龍頭時，那個衰弱的水龍頭一連發出好幾聲「嘎嘎」的咳嗽，吐出了幾滴黃色的水，就嘆了一聲長長的死氣，以後就一滴水也沒有了！我被氣得快要死掉了，再穿回衣服，跑到廚房去向汪太太訴苦：「汪太太，現在連洗澡房間的水龍頭也壞掉了，怎麼辦呢！」

「白先生，大概因為現在人家大多數在燒飯，水壓力低，過一兩個鐘頭水就可以洗澡了。」

我不耐煩地把廚房每一個水龍頭都打開，在靠近地板的那一個水龍頭水慢慢的流出來，我就用一個桶子來接這寶貴的水，費了一個鐘點才從廚房轉運夠了水到洗澡盆內，洗了一個冷水浴。

那天晚上，老林跟老張來拜訪。我就問他們：「老林，老張，這間房子怎麼樣？」

他們說：「還不錯，只是老一點。你為什麼不找我們來幫你找房子呢？」

「我是不想麻煩你們！」

「老白，這房子租錢要多少？」老林問。

雖然我早就知道中國人很喜歡談價錢，根據他們的看法，這樣的問題不能算是不禮貌的。不過我沒有想到他會這麼直接地來問我。西洋人覺得這種問題很不客氣，我心裏不免有一點兒不舒服。不過我想不出怎樣來避免回答他，所以就只好說：「啊……一個月要付一千六百塊台幣。」

他們都一同露出很驚異的樣子，老林就脫口而出的說：「啊！太貴了！真的太貴了！你上了房東的當，老白。真可惜你沒有叫我來幫你找房子；你真是一個冤大頭！」

雖然我們是好朋友，大家已有好幾年的認識。我也很喜歡他們的坦白和誠實。不過他們的意見真太洩我的氣了。老張和老林很明顯地不覺得我的小小日式房千值一個月一千六百塊錢的租金。其實，我一個月還要給二千塊錢呢！我說一千六百塊錢是希望他們會讚美我的能幹，可以單人匹馬找到一間這麼便宜的房子罷了。

這間「有味道」的日式房子我整整住了一年，也在這一年慢慢習慣了它的毛病，慢慢習慣了來賓最普通的問題：「一個月租金多少？」，慢慢習慣了房子各式各樣的「動物」（那些毫不客氣，自動搬進來跟我一起住的老鼠呀，貓呀，蜘蛛呀等等）。每個晚上，我可以聽到屋樑上的老鼠跑來跑去，做牠們的「健身運動」（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住在我那有「味道」的日式房子樑上的「貓先生」，牠為什麼不找那些「老鼠哥哥」的麻煩？），如果要到廚房拿東西，就一定會碰到很多大大小小的蟑螂，有些還很親熱地想飛到我的身上來。還有那些不知道是「貓老爺」或是「鼠大王」的跳蚤，總而言之，我的「有味道」日式房子是老鼠、蟑螂、貓、蜘蛛、小爬蟲、飛蛾、蚊子等等和平共處的「大樂園」。

有一次，一位朋友請我陪他到台北的動物園去。我跟他說：「你是想到台北那一個動物園？」

他說：「台北只有一個動物園呢，志昂！」

我說：「我的日式房子也是台北的一個『動物園』啊！」

【1971-01-03/聯合報/09版/聯合副刊】

